

5601



短篇小说选





延 河 文 学 丛 书

短篇小說选

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編

东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西安



SEU 0681133

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9\frac{3}{16}$ 印张 • 插页2 • 188,560字

1959年8月第1版 1963年8月第4次印刷

印数: 64,001—92,000 定价: (6) 七角五分

统一书号: 10147·85

編 选 說 明

这个短篇小说集，精选了《延河》创刊以来发表过的优秀短篇作品十九篇。这些作品，无论就思想内容、艺术质量来看，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它们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反映了我国人民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里所作的英勇艰苦的斗争，反映了今天沸腾的社会主义建设生活，描绘出宏伟壮丽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塑造出各种不同性格的、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无论是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普通战士，无论是各个建设岗位上勤奋忘我的普通劳动者，抑或是生产中出现的革新能手，他（她）们都引起了读者的喜爱；特别是他（她）们身上表现出的共产主义的崇高品质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更是深深地激励和鼓舞人们前进。此外，这个选集中，也选了几篇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兄弟民族人民的生活和他们为了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表现的斗争精神。

这个选集，我们编的较仓促，研究还很不够，若有不妥之处，希望作者、读者指正。

編 者

1959年4月

目 次

記一位年青的朋友·····	杜鵬程 (1)
新結識的伙伴·····	王汶石 (22)
百合花·····	茹志鵬 (38)
延安認識的朋友·····	白 明 (49)
牧場雪蓮花·····	叔寬浮 (75)
起点·····	(哈薩克族) 郝斯力汗 (87)
麗朶·····	旭 明 (110)
馬場主任·····	(蒙族) 烏蘭巴干 (134)
百合奶奶·····	胡 奇 (149)
遠方的星·····	李 魂 歐 琳 (163)
第一天·····	杜鵬程 (174)
夜走靈官峽·····	杜鵬程 (189)
秦嶺一夜·····	也 辛 (194)
啊！號声响了·····	聞 捷 (200)
我和叔叔·····	梁 燕 (209)
戈壁旅伴·····	李 季 (234)
井·····	侯雁北 (258)
作伕姑娘·····	吳源植 (264)
放羊娃·····	馮強文 (282)

記一位年青的朋友

杜鵬程

去年秋末的一个早晨，我站在观音山旁的公路边，准备趁便車到龙口去参加一个重要會議，过往的車子，都滿堂堂地載着材料，捎个人是万万不行。我一看表，心里就急得象油煎：开会時間快到了，可是路程还有五、六十里。沒法子，只好請工程段党委書記帮帮忙，再为难也得找个車子送我。

我提出了要求，党委書記倒挺痛快，他說：“行呀。小車子不在家，为了不誤事找輛十輪卡車送你也行。”他摸摸下巴思謀了一下，又說：“要赶路，非託王軍的車子送你不可。你不認識他？哦！这可是你的損失。他是我們这里的一个人物，样样都好，就是有点頑皮。”

这才怪！在几百里的宝成鐵路工地上，誰比司机工人更活跃？工程緊張的時日，各工点上的干部、工人都念叨着“材料”，司机工人們不管白天黑夜，不管狂风暴雨，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能按时把材料送到。这工夫，他們象消防队队员也象救

命的医生。更別說我在宝成鐵路工地遇到的許多司机工人，十个里头有九个是从朝鮮戰場回来的，滿身都是榮耀。作为这些英雄好汉之一的王軍同志，怎么能說“有点頑皮”？“頑皮”这个字眼，象是只能和小孩联系起来。

我跟党委書記走到运输队的停車場。这里真够熱鬧：一輛汽車鳴鳴地来了，又一輛車鳴鳴地去了；車輪卷起的泥片飛揚在空中。車場里摆着許多汽車，有的司机在擦車，有的在加油，一股汽油味和鐵銹味直向鼻子里冲。我們身边有一輛大卡車，一个人仰面躺在这輛大卡車底下的泥地上，正用錘子当当地敲打什么。他一边敲一边腿在空中乱蹬，好象在給胳膊使勁。

党委書記說：“小王！送一位同志到龙口去！”

我想补充說：“要快！”可是話沒出口，党委書記就用肩膀微微地碰了我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想必是这个司机工人象我碰到过的有些司机工人一样，有点怪脾气；要不，就象党委書記說的一样，这人“有点頑皮”，弄不好会頂起来。今天我坐这輛車子，可得留神！

王軍从車下爬出来，在地下打了个滾，象演戏的“武把子”似的一蹦跳起来。可是他一看面前站着我这个生人，臉上的調皮勁收起来了，变得严肃了。他个子挺小；歪戴着油漬漬的工人帽，脖子上圍了条白毛巾，上身穿件深紅色的皮夾克，下身是志愿軍战士穿的那种黃軍褲，脚登短筒皮靴；整个看来，象是一块生鐵鑄成的人。他把那又髒又破的白毛絨手套从手上拉下来往褲兜里一塞，瞅了我一眼，头猛一摆，說：“上車！”嗓子是沙啞的，必定是成天在大喊大叫。

我坐到駕駛室里。王軍把錘子、鉗子、螺絲扳子放到車場旁邊的工具箱里，扭过头，蹭蹭地跑來，嗖地就竄進了駕駛室。他發動車子的时候，我仔細地打量這個小伙子。他右眉毛上邊和右耳后邊，有着不太顯著的疤痕。這疤痕也許是小时候跟人家打架留下的；也許是在朝鮮戰場被美國鬼子的炸彈皮划破的。他的嘴唇是剛毅的，可是那嘴唇上細嫩的毫毛，讓人覺得他到底还有点稚氣。

汽車剛出車場，還緩慢地走了百十公尺，一上了公路，我立刻就感到耳邊的风大了。汽車象插上翅膀一樣，順着彎彎曲曲的盤山道飛開了。山往后移，樹往后倒，而那公路象個活的东西似的直往汽車下邊竄，嘿，霎時你就會飛到前邊那山峰和天相接之處。

小王把着方向盤，上身向前伏着，快要壓到方向盤上了；伸長脖子，頭一動也不動，緊繃着咀唇，圓滴溜溜的眼睛睜得很大，勇猛而机警地盯着前方，象運動員跑百公尺，也象端着刺刀的戰士正向敵人冲鋒。忽而左邊是絕崖，忽而右邊是峭壁，忽而下溝，忽而上山，我的頭有点暈，可是車子的速度反倒是越來越快。我心想，這精力過多的小伙子，今天是下決心要把我送到萬丈深溝里去！不過，說句公道話，我也得承認，這小伙子開車是有一手。比方說，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稀稀疏疏地擺在路上，他把方向盤輕輕地撥弄几下，飛快的車輪繞來繞去，也碰不到石頭上。因此，車子快是快，可是挺平穩，讓你覺得好象乘着箭也似的汽艇在水面上破浪滑進。

汽車上了秦嶺，我回頭一看，啊呀，多險哪！從山坡下爬上

来的川陕公路只有兩三尺寬，象一条随风飘动着的絲綢帶子。看看这样的路，对王軍開車的技术就更加惊服了。秦岭下边的观音山，天气挺好——至多需要穿件夾襖，可是一上了秦岭，寒冷立刻包圍了人。山腰里纏着云彩，头頂上紛紛揚揚地下大雪。雪片落在車子的擋风玻璃上，擋住了視線，你把雪片擦去，滿山遍野白茫茫的雪又刺激得眼睛发痛。时而可以看見一些黑点在雪地里移动，那是一群群下工或上工的工人。

王軍猛然煞住車，跳下来，把車子檢查了一番。他的脚象有彈性似的，一蹦就倏地窜上了車，和那杂技团团员穿火圈一样。然后啪地把車門一关，在彈簧座子上閃了几下，又把头伸出窗子，吹了个响亮的口哨，喊：“每小时四十公里，前进！”汽車唿地又飞开了。

又是那个姿态：把着方向盤，上身搶前，伸長脖子，眼睛睜得很大，勇猛而机警地盯着前方，象运动員跑百米，也象战士在冲锋。

二

过了秦岭以后，根本看不見雪，天气也暖，人也覺得爽快了！車子飞奔着，迎面来的車子，倏地从我們車边擦过去，帶着一股风；在这一閃之下，你可以看見那駕駛室里年青的模样和生龙活虎的開車姿态。每当迎面来的汽車將要閃过去的时候，王軍的眼飞快地一扫，喊：“刘得山，好样的呀！”又一輛車子閃过去了，王軍又喊：“王子和，棒哪！”有时候他要超

車，嗚嗚嗚地一股勁按喇叭，人家不讓路，他火氣來了：“什麼司機工人？沒有受過教育！”當他超車的時候，總要狠狠地瞅那個司機工人一眼，喊：“你沒聽見？”

我說：“王軍！你對人說話的態度可不夠好呵！”

王軍頭擺得象搖卜浪鼓似的，很不滿意自己地說：“為這，我也沒少受批評！”可是當他用力地按喇叭，前面一輛車還不讓路的時候，他又發火了。車子加快速度趕上去，在剛要超過那輛車的時候，又狠狠地盯着那輛車上的司機工人喊：

“耳朵借給人家用了？”

車子超過去以後，突然，王軍不叫了，也不喊了，象是回憶起什麼，而且有點心事重重。他的全部情緒都寫在臉上：做了某種不應該做的事而產生的那種無法挽回的苦惱。並且他苦惱得那麼深刻、真摯和稚氣十足。這使我產生了一種想和他分担那苦惱的心情。噫！什麼事情攪亂了他單純誠實的心境？去吧，想這些幹什麼！他這號人，霎時使他煩惱的情緒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踪；霎時他又會滿臉洋溢着快樂；再說，哪一個年青人的心裡不是時時閃過各種上天入地難以捉摸的想法呢？

到了一个小鎮子上，老鄉們正敲鑼打鼓入農業社哩！我要去找水喝，就讓王軍煞住車。王軍煞住車以後，我以為他准會蹦下來看熱鬧，可是他望了望歡呼的老鄉們，一點興致也沒有，反倒是把脖子裡的白毛巾扯下來，擦了擦手，又從車座下邊拿出來個整整齐齐的本本和几本書。然後把書攤在膝上，演起代數題來了。

我們歇了不到一刻鐘，後邊一輛嘎斯車趕上來。一個司機助

手，沒等車站穩就跳下來。一邊用脖子里圍的白毛巾擦汗，一邊瞅着王軍的車子喊：“這車子的司機？什麼玩藝，敢開口罵人！”

我一驚，轟地冒了一頭汗，手里端的水碗險些翻了。這個司機助手敢在老虎咀上拔毛！我提心吊膽生怕王軍從駕駛室突然沖出來。怪呀，王軍不聲不響，當然更沒有沖出來。

這工夫，從嘎斯車的駕駛室里下來個老司機。他背着手象散步似的繞着他的車子看了看，又用腳蹬了蹬輪胎，然後望着那些敲鑼打鼓的老鄉們。我走近一看，嘿，這不是張師傅？前幾天，我到城內工程局開會，就是他把我捎去的。這人開車，象是時刻都在薄冰上走一樣，那個穩呀真急得人心能跳出口。

我說：“張師傅，在這兒碰見你了！”

張師傅冷淡地點了點頭，走到王軍的大卡車旁邊，不言不語地朝駕駛室望了望。這一望不大要緊，王軍却被那鉗子一樣的眼光從駕駛室里鉗出來了！

“張大叔，你好哇！月數天氣沒招面啦！”王軍規規矩矩地站到那兒，滿臉通紅；用手指在自己的車頭的引擎蓋上，一道一道地亂畫起來。

事後我才知道張師傅跟小王的关系还挺複雜。王軍還不會呼喊媽媽的時候媽媽就去世了。父親是有名的鉗工。他作了三十年鉗工把最後一點力氣都給了工廠主以後，死去了。死後連一張裹尸首的芦席也沒有。想當年張師傅和王軍父親在一個機器製造廠做工，苦悶的時候，兩個人買點花生豆，默默相對着喝燒酒。父親死後，張師傅買了張芦席把自己的老朋友埋掉。而且把王姓工人的一條根——王軍，收留在自己跟前。可是不

久張師傅就失業了。沒奈何，便去給運輸商人開大卡車轉運貨物。張師傅把王軍帶到車上，整整帶了兩年多。那時節，出車的時候，張師傅把鋪蓋卷往車箱里一扔，把小王推到車箱里，說：“照住行李！”小王把那捆鋪蓋一抱，便在車子的顛簸中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就這樣，時而在城市，時而在鄉村，時而投宿在小鎮店，時而露宿在荒野里。直到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天津以後，張師傅才隨着支援人民解放戰爭的搶修鐵路的工程隊南下了。南下前，他把王軍介紹到一家機器製造廠端水掃地；臨走的時候只給王軍說了這樣一句話：“你父親耍了一輩子手藝，到死沒掙下一付棺材。如今，工人當家了，該怎麼干活，你去自己捉摸吧！”一九五一年，張師傅從南方動身隨着工人抗美援朝大隊，到了朝鮮戰場。他領到一輛大卡車，隨車還來了個助手，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剛交十八歲的王軍。

從此，這一對與眾不同的師傅和徒弟，同生死共患難，在朝鮮戰場的運輸綫上，建立功勛了。……

張師傅繞王軍的大卡車走了一圈，這裡摸摸那裡揣揣，然後背着手，用行家的眼光把這車子打量了一陣。車子保護得挺好，他很滿意。這輛車是他倆在朝鮮開過的，車子被炸彈皮碰壞或被子彈打破的地方，全修理過了，看不出什麼痕迹了。

他又看車前邊的牌子：“安全行車十萬公里。”說：“小軍！你現在是老練的司機了！”

小王一口一口地咽唾沫，象是他咀里含着個酸梅。他說：“什麼呀，你還不知道我的本錢。”

張師傅口音沉重地說：“剛才你超車的時候，大罵了那一聲，我就知道你現在本錢不小！”

小王臉腮的肌肉，劇烈地抖動了一下，前額上滿是汗珠，說：“我……”

張師傅沒有招理，扭轉話頭問：“聽說你受獎了？”

小王眼睛忽閃忽閃眨着，好象他要瞅機會突然逃跑似的。我連忙插上說：“張師傅，剛才小王在路上給我說：‘老杜，我受了一次獎，又受一次處分，功過相抵，不盈餘也不虧損，照財務主任的說法叫收支平衡。’你聽，多有意思！”

小王咬着咀唇，瞪了我一眼，好象責備我：“咱們倆開玩笑瞎說的話，你端到这里干什么？”

張師傅不動聲色，冷冷瞅了小王一眼，說：“你的氣力不小，可是要往正經事上用。”他走到自己的車子跟前，回頭又問：“我前天碰見小范，他說你找了個對象？”

小王滿臉通紅，急忙說：“聽他瞎廣播！我這一顆腦袋跟那一個去戀愛哩！”

三

晚上，我們返回來，秦嶺上大雪下了半公尺厚，車子往前攻，雪象波浪一樣向上翻。雪下在擋風玻璃上，司機看不出二尺遠。那車子的光也是昏暗的，象是電力快消耗盡了。這工夫，小王把着方向盤，眼睛一眨也不眨望着路，臉上顯得堅強而嚴肅。突然，嘟地一聲，汽車在秦嶺山頂上拋錨了。我和小王連

忙跳下来推車，那里推得动啊！哎呀！在这风雪交加的深夜，前不着村，后不挨店，大风嗚儿嗚儿地发出各种怪叫声；雪片轉眼之間就把我們裹成个雪人。手脚全冻得麻木了，臉上反而发燒得象火燙。小王把車下的雪用手刨了刨，鉗到車下去了，折腾了一陣总算搞好了。可是小王要上車又上不来，棉褲冻得直溜溜的，腿弯不回来。小王用搖把把冻硬的褲子敲打了一陣，才坐上来。

我們回到工程段的时候，已經是夜里三点鐘了。我想，就算小王有使不尽的气力，今天也够他受！

小王一下車，立刻就放了水箱的水，接着又收拾車子，擦呀，扫呀。我在一边来回走着，不停地跺脚取暖。

小王說：“你去睡覺呀！”

“深更半夜去找誰？对付一会，天就亮了！”

小王把我領到司机們住的小棚里。棚子里搭着通鋪，鋪上睡了三、四个司机。鋪旁边有一炉火。小王把我安頓到他的鋪位上，就出去了。我那睡得着啊，滿身透湿，冻得要死。我爬起来烤了一陣火，出去解手。天黑地暗，只有周圍高山上星星点点的电灯陪伴着劳动的人們。突然，我旁边一个房子的电灯亮了。我看見小王爬在窗外，砰砰地敲窗子，还輕輕地叫：“小李！小李！”

窗子內边傳出来一个女孩的声音：“誰？深更半夜叫什么魂？”

小王滿和气地說：“是我，是我！找小李哩。”

“哎呀呀！找李一荣干什么？”

小王央告着說：“有個問題要討論嘛！”

“去你的鬼吧！這時候討論什麼問題？鬧的四鄰不安！小李上班了。你有心勁，胳膊撐在地上，四條腿爬上山去。”

小王說：“啲啲啲！小趙，你不樂意？有人找你也不是壞事呀！”

“你走不走？破壞作息制度，明天看我跟你算賬！”

小王一轉身，碰見我，怪不好意思地說：“你還沒睡？”

“沒有。喂，小王，李一榮是誰？剛才窗子里跟你頂咀的那個女孩子是誰？”

小王跟我走到司機宿舍里，說：“低聲！低聲！別攪擾同志們。李一榮是我的愛人，一個空氣壓縮機的司機。剛才那個亂咋呼的小姑娘是電話員小趙。她年紀不大，舌頭象刀削的一樣尖。起初，我和李一榮談戀愛，她還滿熱心地來回給我們傳情說話。自從上星期三發生了那件倒楣的事情以後，小趙看見我就象吃了蒼蠅一樣。……”

原來事情是这样的：

上星期三夜里十二點，小王執行任務回來，怀里揣了個半斤重的蘋果。這個蘋果是一個同志從北京帶來的，說是朝鮮蘋果。朝鮮蘋果好那就別說了。他想把蘋果遞給小李，轉念一想，又覺着不對。人家工作了一天，半夜打擾醒來，算什麼話？可是他摸摸那顆帶着他的體溫的蘋果，心里又發癢。是的，給蘋果不給蘋果，算好大的事情呢？最關緊要的是：三天以前出去執行任務到現在沒有見小李的面，那想念的心思根本沒有法兒說。他下定決心要叫門，那怕小李不要蘋果握握手也

行；不要苹果不握手，随便答应一声，晚上小王睡下也是舒坦的。他轻声慢气地叫：“小李，小李！”可巧，这几天大隧道里展开向“会师点”前进的劳动竞赛，空气压缩机是一刻也不敢出故障。因此，小李也真把所有的气力使上了。想想看，这样劳动一天，回来一躺下，别说是小王找，天塌下来也休想把小李惊醒。可是小王叫不开门又不甘心。同志们常夸小王窍门多，当真是实。就象这一阵吧，小王脑子里一转，办法出来了。他计算了一下，小李在第二个铺位上睡，于是，他把苹果从窗子里轻轻往内一丢，没问题定会丢到小李身边；也许小李突然会醒来。你说出奇不出奇，那颗苹果不偏不歪正丢在电话员小赵的鼻子上。哇的一声，小赵叫起来了，电灯开了，小赵流鼻血了；房子里五个女孩子唧唧喳喳，大惊小怪，弄不清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第二天保卫科派人去查看昨晚出事情况，看是不是有坏人捣乱。查来查去，就查出个苹果，从这个苹果就找到小王身上。

不用说，这件事很快就让工地里的很多青年男女传开了！

啊！小王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可是那女孩子小李是什么模样？象供销社那个小胖子售货员？象团工委那个能说会道的女孩子？还是象那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实习生呢？

从小王口中我知道有关小李的大概情形：小李，象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充满幻想和热切希望的青年一样，她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职业。一年前，她从华东来到工程局的时候，可真让人事处长作难。叫她上会计训练班，她说她最怕数目字，上学的时候数学最糟糕；叫她当电话员，她说那里头没有高深的技术。那

么想学什么？她也說不上来，反正一口咬定說要学技术。人事处长百忙中抽出時間給她好說好劝，可是有些年青人对什么事着了迷，即使你磨破咀唇也休想让他回心轉意。后来，人事处长只好說：“你先到工程段里去，让段長給你分配个合适的工作。”这样，小李就到了工程段。

干什么工作？段長說，还是当电话員。真是要命，好象在这宝成铁路工地上，除了当电话員，再也没有事情可以干了。小李不愿意，还是坚持要学技术，特别是想作个空气压缩机的司机。还能这么任性？让青年团支部組織委員王軍給她去談談話吧。組織上分配工作是让她作空气压缩机的司机，可是还应当批評她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对待工作是不对的。今日談，明日談，兩個人談的火热，相互間都感觉到：一天不見就象丢了什么重要东西。小王又是汽車司机，从早到晚在外边跑，甚至于还常常通夜轉运材料，很少見面。时常很少見面，反而增进了他們的感情。

小王換了件衣服，把湿衣服揉成一团往床下一摔，說：“你睡吧，別等我。明天我可以睡半天。現在我上山去看看小李！”說着，他就揚起耳朵听各种机器的吼声，又說：“老杜，我能听出那一种吼声是小李那台机器的。”說罢，就冲出了房子。

我本想劝他說：別去了，天这么黑，风这么大，說不定一上一下要摔十来个跟头呢。更別說，你是怎样的疲劳了！……啊，何必說这些多余的話呢？他会感觉到冷和疲劳嗎？当爱情的